

五旬節信仰來龍去脈一 從歷史神學角度看五旬節信仰的演進與可能

張德明

本文的目的，是要從神學角度，綜覽自從本世紀初五旬節運動興起至今，「五旬節信仰」的演變過程，並評其得失及發展可能。讓教會的弟兄姊妹對所謂「五旬節信仰」有基本的了解。

全文共分爲三部：第一部首先綜合各五旬宗教會的信仰傳統，總結其共有的神學特點，臚列出「五旬節信仰」的基本特質。第二部份從神學進展的角度，綜觀這一世紀以來五旬節信仰演化的三個階段：**(a)**傳統五旬節信仰**(b)**新五旬節靈恩信仰**(c)**第三波靈恩信仰。最後，我會嘗試就五旬節信仰的得失強弱作出評論，並估計其未來發展的可能。

第一部份：五旬節信仰的特質

對於所謂「五旬節信仰」，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但當稱之爲「五旬節信仰」時，明顯地是根源於使徒行傳第二章，在耶穌升天後的第一個五旬節中，聖靈大大沛降在眾信徒身上，他們就受聖靈感動，說出方言來，並且充滿聖靈的能力爲主作見證。教會因此就誕生了，宣教事工開展了，並有諸般的神跡奇事隨著他們。換句話說，「五旬節信仰」基本上就是相信聖靈昔日如何自從五旬節在早期教會中動奇妙的聖工，今日亦可以有形有體地運行在我們當中，昔日所見的神蹟恩賜，今日亦可以經歷。故以下所指的「五旬節信仰」並不限止於傳統五旬宗教會的信仰。

不過如何理解、註釋和實踐使徒行傳這些事件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這也是五旬節信仰在本世紀所帶來的衝激之一。在未探討五旬節信仰的演化前，讓我首先澄清五旬節信仰內涵的幾個基本特質。

有人認爲，五旬節信仰的主要特質就是說方言。但事實上，綜觀各傳統五旬宗教會的信仰條文（註1），例如使徒信心會、五旬節聖潔會、五旬節會、四方福音會、神召會等等，都未有把說方言定位爲其信仰的核心。

若說五旬節信仰就是相信受靈浸的原初證據是說方言，這也似乎是以偏蓋全。雖有不少傳統五旬宗教會如此相信（例如神召會），但即使在傳統五旬節運動中，也並非所有五旬宗教會都相信受靈浸者一定要說方言。（註2）甚至在第三波靈恩運動中，對靈浸的理解也截然不同（參下文），更遑論受靈浸者一定要說方言。

綜觀各五旬宗教會或接受靈恩信仰的教會，我們可大致總結他們的信仰的基本共同特點，也可以說是五旬宗信仰一些共有特質：

- (1) 強調要經歷聖靈的權能：例如要被聖靈充滿，體驗並運用聖靈的諸般恩賜。
- (2) 強調在聖靈中的自由敬拜：提倡自發的禱告、活潑的歌頌和釋放的敬拜；高舉基督的王權。

(3) 強調聖靈的醫治能力: 藉信心禱告, 求身體心靈全人的醫治和鬼魔的逐出。

換句話說, 重視聖靈的權能是五旬宗信仰的特色。但五旬宗信仰並非就停在以上幾點上, 在這一世紀中它經歷了很多演變, 也溶入了很多不同的神學傳統和地方文化, 形成了很多不同的信仰形態。在各教會及各地中帶來不少的衝激。

第二部份: 五旬節信仰演化的三個階段

A. 「經典五旬節運動」的信仰: (1901 -)

五旬節信仰的興起, 要追塑到本世紀初在美國洛杉磯展開的傳統五旬節運動。當時有一個女子, 名叫Agnes Ozman, 在1901年的一次通宵禱告會中, 她被聖靈充滿, 說出方言來, 揭開了五旬節運動的序幕。她的牧師C.F.Parham(前為循理會牧師)率先題出說方言是受靈浸的證據。但這運動中影響最大的還是Parham的一個黑人學生William Seymour, 他在1906年開始在Azusas Street 家庭聚會, 把這種靈恩的經歷, 透過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會領袖, 帶到世界去。(註3) 在當時教會界中帶來很大的震撼、爭論和分化, 亦為當時許多傳統教會所不能接受。但畢竟它改變了不少教會的信仰景象, 也在繼後的年日中產生了不少新的教派: 使徒信心會、五旬節會、五旬節聖潔會、四方福音會、神召會等都是這時期中誕生的。而一般稱這階段為「傳統五旬節運動」或「經典五旬節運動」。

在這時期中, 這些新興起五旬宗教會都相信靈浸是繼重生之後的另一個可以經歷的聖靈恩典, 是有別於重生的。重生的目的在於屬靈生命的再生, 而靈浸的目的乃在於更有效的事奉, 更有能力為主作見證。在這時期中興起的教會, 除少部份外(如以琳五旬節會), 都認為說方言是受靈浸的原初證據 (Initial Evidence), 換句話說, 他們當時有許多都相信受靈浸的初兆就是說方言, 正如在使徒行傳中所見一樣。而他們認為受靈浸與受聖靈充滿本義上是相通的。(註4)

不過如上文所說, 五旬節的信仰與經歷, 在不同的教會中, 結合了不同的信仰傳統後, 就產生了不同的信念形態或教派。即使在經典五旬節運動中, 已見到這現象。初時許多五旬宗教會, 繼承了上一世紀以來的聖潔運動遺產, 就把靈浸定為繼重生和成聖後的另一步可經驗的屬靈經歷, 提倡所謂「三步教義」: 即重生、成聖、靈浸。五旬節聖潔會、使徒信心會等都是傳統上接受三步教義的五旬宗教會。但後來靈浸的信仰與經歷當落到一位浸會牧師W.H.Durham後, 就結合了浸會的信仰傳統, 認為成聖的果效早已在加略山十字架上完成, 並要在一生中繼續發生功效, 故認為成聖與重生應是同時發生的, 自此就有所謂「二步教義」的信念: 即重生與靈浸; 許多五旬宗教會因而轉而接受二步教義。接受二步教義的教會包括有括神召會、五旬節會、國際四方福音會等。(註5)

但總括來說, 這時期的五旬節信仰, 從神學方面, 明顯地是充滿著基要主義的色彩的, 例如相信聖經逐字默示、基督再來等(前千禧年派); 這也不足為怪, 因為基要主義也同時在這時期中興起 (註6) 。不過這時的五旬宗信仰同時也遭

傳了基要主義的弱點，容易趨向過份簡化、硬化，甚至狹窄化；也容易經常帶來分裂和與文化脫節。

在信仰表現方面，傳統五旬宗教會都繼承了那種對聖靈經歷的執著和自由敬拜的氣派，究竟這是因為它繼承了聖潔運動熱烈的動感信仰表現，抑或是秉承了當時黑人的文化和被欺壓的情緒，亦未可料。(註7) 無論如何，這種信仰表現和他們傳福音的熱誠，成功地打入了許多發展中的國家，例如巴西、南非、亞根庭等。今天當地成千上萬的群體歸奉基督，儘管在信仰方面混合了不少當地方的文化，但基本上，他們當中有許多都是傳統五旬宗教會的子子孫孫。(註8)

B. 「新五旬節靈恩運動」的信仰 (1960s -)

到六十年代，五旬宗信仰踏入至另一個階段。起初這個運動稱為「新五旬節運動」，但八十年代以後改稱為靈恩運動。它與第一時期不同，因為這運動影響到基督教的主流教會之中：例如聖公會、信義會、長老會等 (1960s)，甚至於天主教 (自1967) 和東正教 (約1971)。這時期的領袖人有聖公會的Fr. Dennis Bennet，主要陣地有Notre Dame University。(註9)

在這時期中承傳了不少傳統五旬節信仰的特質。所不同的，是這時他們不想如經典五旬節運動那樣產生分化，乃強調要教會內部更新，竭力避免創生新派系。而且在神學和信仰實踐中不斷反省，尋求更新。

在這時期中天主教靈恩運動，特別強調小組生活及聖靈同禱，追求體驗聖靈的恩賜和聖靈在一生中不斷的更新和充滿，而不只追求聖靈一刻充滿的高峰經驗。最重要的突破，還是他們把五旬宗信仰推到另一個嶺域。透過結合主流教會和天主教的深厚信仰傳統和神學反省，把五旬宗信仰大大深化和擴闊，擺脫了基要主義的框框，把五旬節的經歷深深地扎根於深厚的聖經研究和神學反省中。此時不再糾纏於二步三步教義的爭論，更不執著方言是靈浸的惟一必須證據。乃強調聖靈能力和聖靈恩賜對信徒屬靈生命和事奉能力的釋放、更新和提昇；而且相信這些聖靈的恩賜在我們歸入基督之時早已加於並潛在我們裡面了。(註10)

不過亦由於他們的信仰傳統，自由運行的聖靈和靈恩的經驗遇上了聖禮傳統、教會建制和社會關懷等種種的神學考慮；從某一方面來說，這可說是他們傳統的袍服，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要成為他們神學反省的挑戰，更豐富了五旬宗信仰的內涵與嶺域。(註11)

C. 「第三波」信仰 (1980s -)

到了八十年代，五旬宗信仰與實踐更影響到福音派的教會，一如以往，產生了巨大的震盪和神學爭論。彼得·韋拿(Peter Wagner) 為擺脫五旬節運動負面的歷史袍服，避免「五旬節運動」或「靈恩運動」等字眼來稱呼這運動，故稱之為「第三波」。(註12) 這時的領袖要首推溫約翰牧師 (John Wimber)，並繼有韋約翰醫生 (John White)、彼得·韋拿教授等。重要基地有葡萄園及福樂神學院 (Fuller Seminary)。

明顯地，五旬節的信仰與經歷，這時遇上福音派的宣教關懷，就產生所謂

「權能佈道」的主張。強調聖靈權能在佈道事工中的重要，並強調全人醫治，天國拓展和敬拜更新，其中尤其重視醫病趕鬼的職事；以天國神學作為神學系統的骨幹（註13）。

不過他們對靈浸有不同的理解。他們保留了福音派的神學註釋，把「靈浸」界定為悔改重生時已接受的聖靈，因此有別於傳統五旬宗教會的定義，也有別於被聖靈充滿。而且更認為說方言只是諸般屬靈恩賜之一，非必然得，亦非聖靈充滿的惟一必須證據。（註14）

換句話說，第三波的神學已從對靈浸的追求，轉移到對聖靈權能與聖靈恩賜的運用，從個人靈命與事奉的提昇，轉移到教會整體的增長和宣教事工的需要上。另外藉得注意的是，第三波的學者搜集了很多現實經驗與個案，並把這些實證資料加以綜合和系統化，把聖經與現實經驗結合起來，成了很重要的經驗寶庫。（註15）

第三部份：五旬節信仰的評估

五旬節的信仰與經驗，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演化，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形態，亦帶來或多或少的爭論、衝激、震盪、甚至分裂。但畢竟，他們在神學和信仰經歷上開拓了一個新的嶺域，直接向唯物機械的世界觀挑戰，改變和革新了許多信徒長年以來世俗化了的信仰生活，為教會灌注入生氣和活力，為聖靈讓出了更大的運行空間，也提高了對邪靈存在的儆覺性。彌補了天主教和主流教會過份偏重聖父形像的教會傳統，也補充了基要派和福音派強調的聖子形像的信仰執著。更為宣教事工開拓了一個新的進路——「權能佈道」，打開第三世界福音事工新的一頁。

但另一方面，從教會歷史中我們汲取了不少教訓，無論教會初期的哥林多教會或是孟他奴派，抑或二十世紀初年的經典五旬節運動，我們都看見接二連三的教會缺裂局面。一方面，這固然是由於人的狹隘、罪性和自我中心所引致，這在教會歷史中累見不鮮。人與人之間互相不和，彼此傷害，教會與教會之間，互不相容，甚至勢不兩立。以至基督的身體因著人的軟弱而受到損傷。

而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是以往五旬節信仰在神學上缺欠和不足所致。因為傳統五旬節信仰則重於聖靈的角式，若與其他神學和信仰範疇失去平衡，就會帶來種種危機。若只強調聖靈的經歷，忽略聖子的重要——對神在基督裡的啓示、永存的福音、聖經的全般真理失去了解——作為對聖靈工作和啓示的鑒對，就容易在信仰上偏差，隨時陷入信仰危機，甚至會演出一幕一幕挾「上帝」以令「信徒」的局面，帶來種種的混亂。這也許是許多極端派系和第三世界中的信仰混亂的危機。

再者若只則重聖靈的力量，忽略對聖父形象的重視，輕忽對上帝的敬畏和聖潔要求，忘記學像上帝的仁愛、公義、關懷和寬恕。不求生命的對付，只求聖靈的加力，不求生命的更新，只求屬靈的恩賜；口口聲聲讚美上帝為王，卻不願把自己生命全然擺上，讓主在我自己的生命和全家中作主作王。這樣的偏差，只會為教會帶來多一個假冒為善的人，帶來多一間紛爭結黨的哥林多教會，帶來再多一次教會歷史的創傷。

五旬節信仰的演化走到這個階段，從被拒絕至被容忍，從被容忍至適應，從

適應至變革，從變革至吸收，從吸收至深化（註16），從深化至拓展，經歷了幾許風風雨雨。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信徒及領袖對這些運動和信仰抱有敵意，甚至把這些神蹟奇事歸功於邪靈所為，漠視了這些運動所帶來信徒生命的復興和委身，漠視了這些運動帶來許多教會的更新，漠視了這些運動在宣教事工上的重大貢獻；這實在令人感到惋惜。

巴不得無論是屬於主流教會或是福音派人士或是別的神學家們和教會領袖，都以謙卑坦誠和接納的態度，彼此對話，互相糾正。或者可為教會締造一個更好的未來。若這是出於主，若五旬節信仰和經驗真是植根於穩固的聖經基礎上，它就必會繼續修正、深化、發展和推演，繼續汲納和溶入不同的信仰傳統和文化中，在教會歷史中繼續產生其巨大的震撼力。使榮耀歸與天父上帝。

備註：

1. 有關各傳統五旬宗教會的信仰條文，可以參考 W.J. Hollenweger, Pentecostals. London: SCM, 1972, p.515ff. (tran. from German). 書後附錄有關五旬宗教會信仰的條文。
2. Hollenweger, "After Twenty Years' Research on Pentecostal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75(1986):3-11, p.7.
3. 詳情參 Vinson Synan. The Holiness-Pentecostal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1, pp.100-103.
4. W.J. Hollenweger. Pentecostals. London: SCM, 1972, p.515ff.,200.
5. V.Synan, "Pentecostalism".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W.A.Elwell(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se., 1984, pp.835-9, pp.836-7
6. 有關基要主義，參考 R.F.Collins, "Fundamentalism", Westminster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ed. A.Richardson, et al.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3, pp.223-4.
7. 參 Iain MacRober. The Black Roots and White Racism of Early Pentecostalism in the U.S.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8, p.31.
8. 有關五旬宗信徒在世界各地的統計，參關 Rober Mapes Aderson,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Ed. Mircea Eliade. New York: MacMillan Pub. Co., 1987, pp.229-235. 但現時的增長情況會比當時的估計更要大。
9. J.R.Williams, "Charismatic Movement", Evangelical Dicitonary of Theology. W.A.Elwell (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se., 1984, p.205; E.D.O'Connor, "Pentecostalism", The Westminster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Philadelphia:Westminster Press, 1983, pp.437-9.
10. 參O'Connor, "Pentecostalism", op.cit., p.438; J.M.Ford. The Pentecostal Experience: A New Direction for American Catholic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70, p.50. 及華爾希蒙席著，徐進夫譯：《認識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台北：天主教文物服服中心，1982。第51-248頁。L.J.Suenen. A New Pentecost. tran Francis Martin. N.Y.: Seabury Press, 1975 (Eng. Tran.) p.81.
11. 參Kilian McDonnell and George T. Montague. Christian Initiation and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Colled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1991. pp.23-50,316-323, 中有關的靈恩、禮儀與社會關懷之間的神學處理。
12. Peter Wagner. How to have Healing Ministry in your Church. Ventura: Regal Books, 1988, p.8
13. 有關第三波中權能佈道、醫治神學及天國神學，參考John Wimber & Kevin Springer. Power Healing. N.Y: Harper Collins, 1987; G.S.Greig and Kevin Springer (ed.).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Ventura: Regal Books, 1993.
14. Peter Wagner, op.cit., p.26.
15. 有關趕鬼的個案經歷與資料的搜集和綜合，參考 Peter Wagner, (ed.) Engaging the Enemy. Ventura: Regal Books, 1991; Charles Kraft. Defeating Dark Angels. Ann Arbor: Servant Publ., 1992.
16. 近來在傳統五旬宗教會之中，也興起了聖經學者，已就靈恩神學的聖經研究 的作出了很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R.Menzies及R.Stronstad. 參考 Roger Stronstad. The Charismatic Theology of St. Luke.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 1984; Robert P. Menzies.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ristian Pneumatology.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1.